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新 世 纪 小 说 大 系

科幻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严 锋
宋明炜

江
波

拉
拉

万象峰年

陈
茜

赵海虹

ShakeSpace

长
铗

王
晋康

马伯庸

刘慈欣

何
夕

柳文扬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
小说大系
2001 — 2010

· 主编 ·
陈思和

科幻卷

· 主编 ·
陈思和

· 编选 ·
严 锋
宋明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 科幻卷/严锋, 宋明炜编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1-5000-7

I. ①新… II. ①严…②宋…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722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出品人: 陈 征

统 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于 晨

封面设计: 钱 祯

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

科 幻 卷

严 锋 宋明炜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5 插页 2 字数 432,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00-7/I · 3928 定价: 4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陈思和

上海文艺出版社邀约我主编一套《新世纪小说大系》，经过我们同人两年多的努力，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套九卷近三百万字的小说选集，时间期限为 2001 年到 2010 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容分为记忆（张新颖编）、乡土（李丹梦编）、生态（王光东编）、都市（王宏图编）、底层（黄平编）、科幻（严锋、宋明炜编）、奇玄（潘海天编）、武侠（姚晓雷编）、青春（金理、李一编）九大主题，十一位编者对自己负责的主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们将心得写入了各卷序文，综合起来看是对新世纪小说做的一份继往开来的总结。但是我们希望这套系列不仅是新世纪小说成就的总览，也是我们站在世纪初的门槛上直面现实、拓展未来的一份思考和实践。

虽然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的标志，但是在人文心理上，“新世纪”隐喻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当我们回顾此前百年，从甲午海战辱国、维新变法失败、义和团群氓暴乱、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开始，现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屈辱与自残的苦难历程，而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种屈辱和自残的怪圈行将终结，苦难历程似乎有了转机。911 事件发生、冷战思维结束、反恐和世界主要冲突的转移、金融危机、中国进入 WTO 和经济迅速崛起，等等，都是新一轮世

纪交替时出现的令人瞠目的信息,而中国在“潜龙腾飞”的过程中造成的山崩海啸、拖泥带水、沉渣泛起的滚滚乱象,又给未来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方生未死的大时代里,我们的小说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不仅证明自己的存在,也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大时代的积极思考和深切感受。

新世纪小说创作是携带着上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阴影走过来的。90年代“无名”的文化特征深深楔入了新世纪的精神领域,并且更加普遍和深化。所谓“无名”状态,是指文化上出现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而某些重大而统一的时代“共名”的主题早已经拢不住民族精神走向,在文学上便显现出更加散漫混乱而又丰富复杂的景象。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小说价值观的多元并存,也体现在不同文类的多元并存,在各自的地盘上大领风骚。纸质媒体与新媒体争宠于读物市场,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都得到了长足的竞争力:前者的高标是2000年和2012年相隔十二年高行健与莫言相继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一大批主流作家的创作井喷现象,标志“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在新环境下获得了世界性的确认;后者的证明是新媒体各类写作已成蔚然大观,网络小说中不同文类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与一百年前的晚清小说潮流竟有了暗暗对接的奇观。现在还不能说,主流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汇合而产生新的小说实验和新的流派,但是,两大类小说之间观念上的鸿沟开始慢慢地缩小、有了互相吸收的可能。其实,这也是我们期待于新世纪文学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个理想促成了我们策划这套大系九大主题的动机。

大胆一些说吧,我认为新世纪小说整体艺术水准上达到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其标准当然不是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在当下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者为哪一派系的政治思想

所利用是否得力;而是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艺术表现的手法的创新上,都产生了一批风格独特的典范作品。一批持续了三十多年创作实践经验的作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们从笼罩了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下走出来,恢复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站在民间立场上从事创作,坚持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艺术地、无伪地、血肉地描写这个大时代的一切方面,严肃反思和总结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个人对于历史的独立见解。这批小说艺术家的创作艺术经验亟需学术界从理论的高度给以总结,提升其创作精神,巩固其已经获得的成就。

但我们也绝不回避另外一个现实:新世纪的文学发展确实到了一个“中年危机”的阶段,现在处在瓶颈状态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凝聚了三十年创作经验和半个世纪生命体验而成就的艺术业绩;但同时也必须关注到,转型期的社会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风波以后,历史的经验被遮蔽,人文的传统发生了断层,尽管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血脉继续在传承中薪尽火传,但毕竟失去了整体性地普及致远的力量,而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白的是依凭新媒体崛起而生的大众娱乐文化。在这一方面,新媒体文化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影响催生了新一代文学创作及其受众,回归民间的文学在自发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似乎返回到上世纪初蓬勃萌发的晚清文学状态,原先“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前提被抽取,各类文学在民间和市场的土壤里有了自由生长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新媒体文学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教育下延续而来的主流作家的文学之间有着鸿沟、隔膜以及某种潜在对立情绪。所谓“中年危机”,也包含了代际的传承和反叛的冲突,我们认为这正是新世纪小说活力所在。两大文类之间没有根本对峙的内在理由,也

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外部环境,事实上,文化传统的发展壮大是需要在与其对立面的冲突、交锋与融汇过程中完成的,我们从主流文学吸取大量民间营养而从事创作的现象,从新媒体文学努力靠拢主流精英因素的现象中都可以意识到,一个新的融合和提升、进而传承而开拓的文学(小说创作)局面,将会在共同的努力下出现于未来。

鉴于此,我们策划这套大系的前提,是自觉抛弃“五四”以来划定的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我们努力避免用“高雅文学”/“娱乐文学”、“纯文学”/“俗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严肃文学”/“消遣文学”等二元对立的原则来规划和选择文学,在我们眼中,“科幻”、“奇玄”、“武侠”与“记忆”、“乡土”、“都市”只有主题之分而无轻重之分,更无正邪之分;“底层”、“生态”、“青春”与其他文类也只有主题之分并无新旧之分,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展示的文学现象,也是人们面对现实而产生的幻想、奇想和梦想。人类的任何念想都应该被人类自己尊重,只是我们对文学创作能够反映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社会现象及其思考,尤其重视。我们关注新媒体文学也许有点趋时,关注底层题材、生态题材、青春题材也许有点趋新,但从基本动机上出发,我们寻求的仍然是多元的融汇、丰富的创意和好作品的出现。

当我读完同人们精心挑选的九卷小说大系后,一种难以想象的惊喜洋溢在胸间,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图景。为了与读者分享我此刻的心情,我特意借用一点篇幅,将九卷大系入选作品的作者名单排列于下面,他们是:方方、贾平凹、宗璞、迟子建、白桦、杨显惠、阿来、严歌苓、毕飞宇、苏童、魏微、莫言、林白、阎连科、李洱、铁凝、刘醒龙、王安忆、张炜、石舒清、王新军、张学东、葛水平、李锐、李约热、王祥夫、温亚军、乔叶、红柯、孙惠芬、刘

庆邦、田耳、尤凤伟、杨争光、董立勃、周大新、范小青、刘震云、杜光辉、陈应松、叶广岑、苦金、白雪林、卢一萍、雪漠、万玛才旦、次仁罗布、尹向东、杨志军、郭雪波、孙未、姜戎、蒋子丹、郭文斌、唐颖、张生、王宏图、吴玄、陈希我、盛可以、陈家桥、潘向黎、徐则臣、须一瓜、任晓雯、走走、林那北、韩东、滕肖澜、刘恪、宁肯、格非、艾伟、曹征路、马秋芬、罗伟章、刘继明、胡学文、葛亮、朱山坡、王十月、柳文扬、何夕、刘慈欣、马伯庸、王晋康、长铗、ShakeSpace、赵海虹、陈茜、万象峰年、拉拉、江波、夏笳、陈楸帆、飞氲、韩松、七格、潘海天、骑桶人、斩鞍、AK·冯·林檎、焚狐、文舟、揽云生、杨贵福、本少爷、楚惜刀、雷文、醍醐、徐来、丽端、cOMMANDO、骆灵左、Bruceyew、白亚、舒飞廉、李多、今何在、萧鼎、树下野狐、沧月、南派三叔、阿越、碎石、踏雪、江南、王晴川、步非烟、伊人无恨、小椴、王乃飞、子菜、杨叛、萧拂、方白羽、华发生、李亮、黄海涛、孙晓、凤歌、王松、榛子、凌可新、姚鄂梅、薛舒、鲁敏、傅爱毛、路内、张悦然、徐敏霞、秦贵兵、苏瓷瓷、甫跃辉、张怡微、叶弥、夜X、韩寒。

无论是哪一类读者，面对这份名单大约都会有一种半生半熟的感觉，你可能对一类名字的创作很熟悉，但是对另外一类的名字完全感到陌生。如今我们把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视为一个完整的小说家方阵，勾勒了新世纪初中国小说作家的新阵容和新面貌。虽然与全国小说创作的所有作家相比，他们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也打破了以往单调片面的格局，让我们看到了大海般的波澜壮阔和无限丰富。

也许，我们在努力营造一个小说乌托邦。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这个方向下努力寻求——2008年，我们在复旦大学举办了著名学者范伯群教授学术思想的研讨会，围绕范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深入讨论通俗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2010年,复旦大学再次举办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国际研讨会,特别设立了一个议题:“断裂的美学:新世纪文学十年”,邀请了科幻作家韩松、飞氖,惊悚小说作家蔡骏,打工文学诗人郑小琼、80后女作家张悦然等进行专场讨论;现在我们编出《新世纪小说大系》,是这一系列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入文学创作现场所做的探索工作。只要觉得这项工作有意义,我们还将探索下去,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将与作家们一起,书写当代,开创未来。

2013年3月15日

严 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声中,我加入了“科幻”迷的庞大队伍。那时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最喜欢的刊物是《科学文艺》和《科幻海洋》,最喜欢的小说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当时像我这样的孩子一定很不少,因为《小灵通漫游未来》一销就是三百万本,足以羡煞今天畅销或不畅销的所有作家们。可惜好景不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席卷中国的科幻狂潮就像恐龙那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里面据说有些内幕。不过据我看来,读者的唾弃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那时候的绝大部分“科幻小说”,既少科学,也缺幻想,更谈不上文学。即使是像《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最优秀的作品,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情节的科普读物罢了。比如说,里面写到将来有一种“电子报纸”,可以调节旋钮在屏幕上阅读——哪有今天我们用鼠标点击那么方便?

在那萧条的日子里,我常常会哀叹我们文学家科学意识的薄弱、科学家人文素质的低下,更怀疑国人是否存在幻想能力的先天不足,总之,很有点本国科幻虚无主义的味道。更奇怪的是,科幻式微之日,也正是中国文学在其他领域轰轰烈烈的光荣之时。我一直

顽固地认为当代中国文坛上,像王安忆、韩少功、莫言这样的“纯文学”作家,早已具备了向马尔克斯们叫板的实力。我们的克拉克在哪里?我们的阿西莫夫在哪里?我们的海因莱因在哪里?

转眼间走进了新时代,我渐渐开始闻到一些新的气息,感觉到新的潮流的涌动,耳边也开始听到人们又在叽叽嚓嚓地说一些名字。我终于读到了一个叫做刘慈欣的人的作品,然后我对中国人幻想能力的所有的悲观和怀疑仿佛在一瞬间烟消云散。这位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大刘”的电脑工程师,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项“银河奖”,其最新作品《三体3·死神永生》更是销售突破50万册,引发各界对科幻文学的新一轮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重组的震荡格局。主流文学分化转向,世代断裂,而类型文学则遍地开花,蔚然成观。其中,科幻文学走势强劲,大有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辉煌之势。此中的消长,令人玩味。网络的兴起,科学的普及,技术与生活的飞速融合,都可以视为背后的推手。另一方面,文学从写实进一步走向幻想和虚构,也为新的科幻热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和心理需求。如果我们把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文学放到一个更大的谱系中来观照,会发现他们与主流文学处于既延续又背离的微妙复杂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又恰恰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困境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重大的启示。

一个有意思的对照是:当主流文学走向个体化、零散化和碎片化的“祛魅”阶段时,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科幻文学又大规模地走向了幻想和神话。事实上,系统性的史诗与神话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弱项。在遭受后现代文化的洗礼之后,我们的作家更如获至宝,把缺失视为强项,奉行“躲避崇高”的策略,鄙视宏大叙事,消解终极追问。但科幻文学恰恰是逆流而上,发扬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为中

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这种终极的关怀和追问,又是建立在科学的逻辑和逼真的细节之上,这又不同于传统的幻想。

这方面,刘慈欣是突出的例子。他仿佛是下定决心要为中国文学补课一般,执著地用坚实的物理法则和潮水一般的细节为我们打造全新的世界。这些世界卓然成形,栩栩如生地向我们猛扑过来。他的作品涵盖了从奇点到宇宙边际的所有尺度,跨越了从白垩纪到未来亿万年的漫长时光,既有惊人丰富的技术细节,又蕴涵着深切的现实观照与人文情怀。从文学语言与技巧手法上来看,刘慈欣是一个深具浪漫气质的古典主义者,但其思想却具有惊世骇俗的前卫性。

在拉拉、江波、ShakeSpace 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大尺度、大视野的宏大视域。《永不消逝的电波》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怀旧题材,但是这种个人情怀一旦放到宇宙视野下,立刻就呈现出崭新的意义。《无中生有的三个故事》以三个看似独立其实相关的小故事,打造了一个完整的非人化的宇宙。这个宇宙具有故事般的结构,环环相扣,并且会从偶然的事件中产生内在的演化动力和发展方向。

但是,这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世。刘慈欣的作品中有丰富的宗教指涉与隐喻。他甚至直接使用“上帝”、“神”这样的字眼,但其意义却与传统的宗教有很大差别。这里所说的“神”,通常就是指文明层级高于人类的外星人。这些“神”掌握着人类难以企及的梦幻科技,可以穿越时空,操控物质,甚至生死而肉骨,仿佛具有神一样的能力。那么,这种“科学神”与传统的神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与基督教宣扬的“神爱世人”截然相反,这些“神”毫无爱人之心,他们视人类如草芥。在《诗云》中,高等文明吞食帝国的使者大

牙干脆毫不客气地把人类称为“小虫虫”，并计划把人类作为家畜圈养。他们也会给人类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饲养环境，听听音乐，吟诗作画，但这只是为了确保人类肉质的鲜美。这是一幅异常黑暗的宇宙图景，透露的信息是：我们需要超越性的视野，但是宇宙深处没有超越性的拯救的希望。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世界科幻文学已经进入到微小化、朋克化和奇幻化的阶段，这股颠覆之风也已经吹入中国科幻文学，并与新世纪的嘲讽恶搞趋势合流。与此相关，历史的“科幻化”也是一种流行的趋势。长铗的一系列作品，从科幻的角度，重写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批判与发现并举，既是一种颠覆，也是一种再创造和再解读。夏笳的《汨罗江上》则是以时间旅行的形式，一次次重回屈原自杀的现场，探究改变历史的可能性，最终变成了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跨历史狂欢。赵海虹的《一九二三年科幻故事》则在怀旧、记忆、科学和奇幻之外，进一步加入了革命的维度，在这里科幻最终变成了乌托邦的代名词。

沿着历史溯流而下，最终我们来到现实空间。这其实是中国科幻从来未曾或缺的层面。这方面，韩松是突出的代表。《再生砖》从一种把地震废墟再生为建筑材料的技术出发，对灾难与人类的关系展开多元化的思考，进而推衍出毁灭与重建、死亡与新生、物质与灵魂的超越性构想，最终达到对生命的循环的体认，并将这种开放式的循环，上升到宇宙的结构尺度。小说巧妙地把现实与超现实进行有机组合，从人到物的各种意象相互激荡，产生丰富微妙的多重意义。小说融新闻、政论、哲思等元素为一体，颠覆科幻小说的规范，具有反讽与荒诞多种风格的组合，在众声喧哗的话语复调中，把生与死的骚动凝固，使读者感悟救赎性的宁静。

透过各种匪夷所思的抽象，我们应该能够辨认出韩松小说中的启蒙主题，但是这主题已经极度变形，而且自我消解。从某种意义

上说,韩松处在从鲁迅到 1980 年代的中国先锋作家的人性批判的延长线上。这条线索从 1990 年代以后几乎销声匿迹,但在新世纪却以科学和幻想的方式重新归来。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这本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双重主题,其可能性虽受阻遏,却远未穷尽。而新世纪的中国科幻文学,则为这种现实和超现实的重新组合,开启了崭新的空间。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科幻文学的最大意义。

目录

陈思和	《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	
	总序	1
严 锋	编选序言	1
柳文扬	一日囚	1
何 夕	伤心者	19
刘慈欣	诗云	59
马伯庸	寂静之城	89
王晋康	转生的巨人	131
长 铗	昆仑	165
ShakeSpace	无中生有的三个故事	193
赵海虹	一九二三年科幻故事	217
陈 茜	迅行十载	235
万象峰年	城市，城市	291
拉 拉	永不消逝的电波	315
江 波	湿婆之舞	349
夏 笛	汨罗江上	375

陈楸帆	鼠年	413
飞 氖	一览众山小	447
韩 松	再生砖	485

附录：长篇存目

《新世纪小说大系 2001—2010》总目录

柳文扬

一日囚